



傷寒論繹解

九

武
392
9



門 賦 9
第 392
卷 9

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厥利嘔噦附合一

首濟按厥陰者陰氣衰竭之謂也。至真要大

論云帝曰厥陰何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陰

者陽繫日月篇云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也。厥

陰此言左右兩陰交盡也。前漢書公傳作蹶。陰

字彙云蹶蹶同。又傾竭也。前漢書公傳作蹶。陰

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因知厥陰者為陰氣衰

竭之謂或謂以手足厥逆故名厥陰者甚非

也。何則素問厥論篇論六經之厥本論亦於

少陰篇專論厥逆而於本篇不言厥逆可以

知矣。且夫若以厥逆故名厥陰則

與太少陰陽之名義亦特異不通。

厥陰病者陰氣衰竭也。陰氣衰竭者陽氣亦

隨衰。乃寒毒忽壅遏而氣液不通。故指見消

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



易吳論釋卷九

蚘下之利不止等證。又按厥陰病亦無自太
 陽病及傷寒直轉屬其義與少陰同。蓋太陽
 病傷寒有轉屬於太陰而太陰乃至少陰厥
 陰其至厥陰者則是變之極而危急莫甚此
 矣。最難救療多死焉。故此篇僅論數章。但明
 其脈證以終一篇。後諸四逆厥章以下。傷寒
 厥利嘔噦病而固非厥陰病。是故無厥陰名
 字。及轉屬厥陰之言。玉函經截諸四逆厥章
 以下。以為厥利嘔噦病形證治之一篇。原本
 亦本有厥利嘔噦病一篇也。故有厥利嘔噦

附及厥陰病四證。厥逆一十九證等之注文。
 千金翼方目錄。厥陰病狀下。亦有附厥利嘔
 噦之言。以是考之。此後人疑此篇論脈證少。
 且無治方。乃見傷寒厥利嘔噦之似厥陰病。
 以為厥陰之所致。而不辨厥陰病傷寒厥利。
 其因異妄附之於此篇末。改為一篇也。明矣。
 厥陰之為病。消渴。真陰衰竭。氣液不化。輸氣上撞心。
字彙云。撞。擣也。謂毒
氣上撞心。如撞鐘也。心中疼熱。陰虛生內熱。故毒
而不欲食。胃氣空虛。而有蚘因飢雖食則吐蚘。食則
而難消化。此胃氣本虛弱。因食穀停下之利不止。
滯。而難消化。為鬱熱蒸腐。乃生蚘也。

傷寒論卷九
若欲除內熱。而誤下之。則胃氣敗絕。而下利至死。不止。故特戒下也。晚世。繙勞瘵者。多發此等之證。而生內熱。故也。

厥陰者。陰氣衰竭之謂也。故厥陰受寒邪。則其毒忽壅遏。而氣液不通。陰虛甚。而生內熱。故其為病。見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虯等證。此厥陰病之總綱。後凡繙厥陰病者。皆由此證立言。以及其變。又按三陽首章。不言熱。三陰首章。不言寒者。蓋以三陽者。熱氣發於表。三陰者。寒邪進於裏。乃三陰三陽名中。自含畜寒熱之義。故不必言也。

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

此折略陰陽二字。即與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相同。

蓋病理相類也。又與太陽中風。不浮。為未愈。傷寒直脈。陽浮陰弱。陰陽表裏相反。良能曰。陽病得陰脈者。死。不浮。未。必。即。是。陰脈。故。止。未。愈。不。曰。沉。而。曰。不。浮。下。字。極。活。

此於厥陰病中。別感邪微。鬱熱欲表達。其毒進緩者。以名為厥陰中風。其脈陽微陰浮者。雖厥陰。以邪氣極微淺。不至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等證。鬱熱表達。而邪氣退。故為欲愈。不浮。熱氣未表達。故為未愈。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此更明厥陰病。欲解時刻也。寅乃三陽生。厥陰病

者陰氣衰竭。寒毒壅遏。而損陽極甚。故得丑寅卯陽長之時。則陽復與陰相協和。而欲解也。疑非仲景氏之意。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此上章所謂厥陰中風。脈微浮欲愈之類。而但渴欲飲水。不至消渴之甚者也。故少少與水。則胃氣潤和。乃鬱熱表達。邪氣解散而愈。若多與之。則水停畜。胃氣傷。而必生變矣。故曰少少與之愈。或問曰三陽三陰篇內。論脈證治方。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太陰少陰。雖少猶詳具其證治。然今如吾

子所說。則此篇止四章。而不舉其治方。且於陽明少陰。專論死證。此篇首所云之證候。最危急。而無言死者。恐此有脫簡。願悉聞其故。答曰。此經歷年之久。乃非必無脫落。然此篇論脈證。原少也。何則。凡人常有陽氣盛者。謂之太陽。有陽氣極盛者。謂之陽明。有陽氣衰少者。謂之少陽。有陰氣盛者。謂之太陰。有陰氣衰少者。謂之少陰。有陰氣衰竭者。謂之厥陰。然而陽盛者。陰亦隨盛。陽極盛者。陰亦隨盛。陽衰少者。陰亦隨衰。陰盛者。陽亦隨盛。陰衰少者。陽亦隨衰。陰衰竭者。陽亦隨衰。是元氣為陽。

形體爲陰。而形氣相依。爲混合。故其理致固然矣。是故其病狀。少陽者。如春氣。太陽者。如夏氣。陽明者。如長夏。太陰者。如秋氣。少陰者。如冬氣。厥陰者。如季冬。此所以陽事升發。陰事斂降也。蓋雖陽盛者。陰亦隨盛。以陽主焉。故自易生熱。雖陰盛者。陽亦隨盛。以陰主焉。故自易生寒。蓋寒生於陰。熱生於陽。而旣爲寒。爲熱。則熱能消陰。寒能亡陽。陽亡則陰氣凝結。寒益甚。陰消則陽氣不行。熱彌加。因知寒也熱也。是卽病毒。而非真陰真陽也。惟以陰陽協和者。爲真陰真陽矣。是以太陽感外邪。則直

生熱而表發。與邪氣相搏劇。而能轉變。乃其轉屬陽明少陽太陰者。必始于此。故太陽論脈證極多。治方亦隨多也。此陽氣盛。大抵常人之所病也。陽明受外邪。則生熱極甚。寒化爲熱。熱氣延漫於表裏。忽煎熬胃液。而成燥結。因不速除其毒。則有精液枯涸。心神憤亂。而致死者。故陽明舉其證治多。且論死也。此陽氣極盛也。少陽受外邪。則熱氣微。而難表發。但鬱於胸脇。因禁發汗吐下。故少陽論其證治少也。此陽氣衰少也。太陰受外邪。則其毒徑深進。而熱氣不能表達。乃至少陰厥陰。故太陰

亦其證治少也。此陰氣盛也。少陰受外邪。則其毒徑入裏。而不熱發。或胃氣爲邪被傷。而寒益王。或胃氣鬱閉。而致熱實。因不急除其毒。則精竭卒死。故少陰其證治稍多。且專論死也。此陰氣衰少也。厥陰受外邪。則其毒忽壅遏。而氣液不通。陰氣凝寒王。陽氣鬱生內熱。乃正邪搏擊不甚。因其機變少。故厥陰舉脈證極少也。此陰氣衰竭也。凡病陰陽盛。形氣強者。正邪搏擊甚。因其證必劇。然其毒易解散。是正能勝邪故也。陰陽衰。形氣弱者。正邪搏擊不甚。因其證不劇。然其毒難解散。是邪勝正

故也。要之。凡藥石。獨不能立其效。惟賴精氣。而得成効也。是故精既脫者。雖服藥。絕無其驗焉。病毒不去也。夫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病者。本是係或稟賦薄弱。或年老虛衰。或他病久虧之人。感外邪。然而厥陰其虛最甚。且人之臨死也。莫病毒不急迫於心胸矣。今此篇首所云之。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虵者。是陰氣衰竭。而生內熱。毒氣急迫於心胸之所致。而其毒極難除。乃難立其一定必治之方法。故但舉中風欲愈者。而不論其治方也。蓋其毒難速除。則其虛益加。固不

欲食則養生無由。乃遂必死矣。然又見曰下之利不止。及欲愈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則非全無救療之理。故不言其死也。意此唯其意在欲示若斯宜臨機應變施治爾。曰臨機應變之治術。可得聞乎。曰難言矣。惟診視病者。沉思探索。考證治。則猶可得之也。今竊按有少陰篇所論之證治。與此所謂諸證相類者。宜相照以得其意焉矣。少陰篇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

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是皆陰虛內熱毒氣上逆心胸之所致。其證治相類者也。因消渴者。豬苓湯。氣上撞心者。吳茱萸湯。心中疼熱者。黃連阿膠湯。腹中飢而不欲食者。四逆散。若下之利不止者。白通加豬膽汁湯。隨其專所見之證。活用其對證之方。則猶可治矣。其吐衄者。烏梅丸。其餘博按。麥門冬湯。竹葉石膏湯。柴胡去半夏加

括樓根湯。柴胡桂枝乾薑湯。炙甘草湯之類。撰用可。又於少陰篇曰。急下之急溫之者。是亦先將至于厥陰之機救之之意地也。其若脫簡則今無以所可攷知矣。曰以厥陰病其毒難除。乃難立一定之方法。故不論其治方。則此篇無有益於治術者也。無益於治術。則不設之亦可乎。曰否。此本以分三陰三陽論病證候。故為明陰氣衰竭者受邪。則其證危急。而病變極於此之義。設此論篇也。曰然則素問所說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

日厥陰受之。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之義乎。曰本論之所以分三陰三陽論病者。蓋以寒邪雖一也。因陰陽盛衰其脈證各異。故欲區別之耳。是故有論三陽三陰各正受邪者。有論轉變者。於其轉變皆自太陽始。而或有轉陽明者。或有入少陽者。或有屬太陰者。而無轉屬少陰厥陰。是與素問之專辨經絡六經。追日盡受邪。至厥陰終之義。自有殊別矣。誠知乎此。又何疑乎。問者唯唯而退。因記以告同志。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張錫駒曰。諸病而凡四逆厥者。俱屬

陰寒之證。故不可下。然不特厥逆為不可下。即凡屬虛家而不厥逆者。亦不可下也。

按玉函。此章前有辨厥利嘔噦病形證治第十篇。目是也。此為後章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先示諸病四逆。厥者不可下之義也。蓋傷寒厥者。必發熱。而其厥深者。熱亦深。結實。因應下之。諸病四逆。厥者。是陰陽虛衰者。受外寒。或舊寒痼毒動於內。陰陽氣為毒壅。不相順接。交通之所致。而但厥不為熱實。故不可下。宜溫散。若誤下之。則利遂不止。精氣脫而死矣。此不止厥。精氣

既虛人亦然矣。或問曰。傷寒厥利嘔噦病。不入之於三陽三陰篇。別立篇。次厥陰論之。若何。答曰。傷寒者。本太陽病。邪氣深劇之一證。即太陽篇所謂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是也。此以邪氣深劇。故其病自能為轉變。而其脈證雖變。太陽證候。苟不罷者。尚論之於太陽篇。既轉屬陽明者。論之於陽明篇。轉入少陽者。論之於少陽篇。屬太陰者。論之於太陰篇。而無轉屬少陰厥陰。故不見少陰厥陰篇。內論傷寒者。是其脈證懸絕故也。此厥利嘔噦者。

傷寒變證之殊異者。而既不關三陽。但類三陰。然發熱者。此非三陰之證。是故不入之於三陽。三陰篇。別為一篇。次厥陰論之。今以辨其疑類也。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此謂先厥之時

下利者發熱而必自止也。非發熱而後利也。故曰見厥復利。

此章為後厥利諸變。先辨厥熱勝復利止復利也。言傷寒邪氣徑深犯而壅遏裏氣格而不能達於四末。因先厥乃鬱極後發熱而下利者。寒邪為發熱退。故利必自止。熱氣散而寒邪進。見厥者復利。按長兼善曰。三陰傷寒。太陰為始。則手足溫。少陰

則手足清。厥陰則手足厥逆。然病至厥陰。乃陰之極也。故反有發熱之理。蓋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此陰陽推盪必然之理也。易云窮則變。窮者至極之謂也。陽至極而生陰。故陽病有厥冷之證。陰至極而生陽。則厥逆者有發熱之條。凡言厥深熱亦深者。乃事之極而變之常。經曰。亢則害。承乃制也。此說不知以厥利嘔噦病。附厥陰。係乎後人所為之繆。惟以傷寒厥發熱為厥陰之證候。因遂及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之義。甚非也。何則。少陰篇。專論厥逆而不見云清。厥陰病亦應有厥逆。然

不必見。故不言厥逆矣。且夫陽病有厥冷證。非陽至極而生陰。是傷寒邪氣壅遏。裏氣格不能四達。便為厥也。厥逆者有發熱。非陰至極而生陽。是裏氣為邪壅鬱生熱。熱極而表發也。蓋傷寒者。本太陽病之一證。故雖厥逆。猶能發熱也。固非厥陰陰氣衰竭。寒毒忽壅遏。但心中疼熱而不發熱之比也。是故傷寒厥。則有可下者。論曰。厥應下之。於厥陰。則不可下。故曰下之利不止。可見病因證候自異矣。其餘注家。亦大抵如張兼善之說。而為以厥逆故名厥陰之義。殊不知名義之所起矣。自後人

一繆以來。皆因循而不辨其非。一犬吠虛。萬犬隨吠。雖名者實之賓。而不可拘泥。然亦有紆病因脈證者。則不可不正之也。傷寒論析義。諸四逆厥章。注釋云。此章以下至篇末。玉函別為一篇。題曰辨厥利嘔噦病。宋板篇題目下。曰厥利嘔噦附。因按此章以卒。無復冠厥陰病者。則玉函為優。當從。正珍亦疑此篇。乃玉函為是。此可謂卓見。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發熱六日。厥六日。則厥熱相應。今厥

九日。是厥過三日。故曰反。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為

除中。一云。消中。柯琴曰。除中。則中空無陽。反見善食之狀。俗云。食祿將盡者。是也。食以索

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錢潢曰。索餅者。疑即今之條子麪。及饊子。

之類。取其易化也。傷寒論輯義有詳說。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此與上文恐為

除中。應後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且日夜半愈。玉函後日

間有三字。是脈之猶言診之。此所以然者。本發熱六

日。厥反九日。後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為九日。與厥

相應。故期之。且日夜半愈。所以然以下。言且後三日

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為熱氣有餘。必發癰膿

也。魏荔彤曰。凡言日。皆約略之辭。如此九日之說。亦未可拘。總以熱與厥較其均平耳。如熱七八日。厥

陰七日。亦不可熱五六日。厥五六日。俱可不過較量其

此承前章厥利。而論因厥利除中者。及熱氣有餘。

發癰膿者也。言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

者。寒氣有餘也。凡厥利者。寒盛於內。而胃氣傷損。

今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胃氣既脫。而食自入也。

故為除中。因試令食索餅之易消化。以溫養之。而

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而能食也。故必愈。恐暴熱

來出。而復去。是此除中。乃得索餅。而虛熱乍浮越。

乍復去也。即與脈暴出。而忽絕者。意同。必死矣。後

三日脈之。其熱不去。續在者。此非除中。乃得索餅。

而胃氣復。寒邪退。故期之。且日夜半愈。所以然者。

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

為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得旦日夜半。陽生長之時。則陽氣漸盛。而陰寒退。乃得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厥九日。熱反十二日。此熱氣有餘。乃真陰為枯燥。熱氣之所過。血液凝滯。必發癰膿也。論曰。數脈不時。則生惡瘡。此之謂也。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為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汪琥曰。又脈遲云者。是申明除中。此名除中。必死。其熱之誤也。程應旌曰。上條脈數。

此條脈遲。是題中二眼目。

此更論不因厥利。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致除中者。

也。前章云。脈數為熱。氣有餘。此章云。傷寒脈遲為寒。六七日。則寒邪既盛於裏。而熱氣微也。此當溫散裏寒。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因寒益王。腹中應冷。腹中冷者。不能消化。食穀。乃當不能食。而今反能食者。胃氣既脫去。而乍覺空。欲引食以自救也。故名除中。必死。或問曰。上文不言熱。而突然曰。徹其熱者。何也。曰。傷寒者。必惡寒而發熱。故也。論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即是也。玩味其曰。未發熱。可以知其定為熱矣。熱論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蓋亦此意。今傷寒脈遲。六七日。

寒盛於裏而其爲熱也微耳。又問黃芩湯者。治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者之方也。然吾子此爲不因厥利。若無下利。則據何以與之乎。曰黃芩湯其功在能除微熱鬱結於胸腹者。乃醫惟思其除熱。誤與之於脈遲寒甚者。以徹其熱。故曰反也。夫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者。主黃芩湯以治之。則仲景氏之妙用。而粗工之所曾不知也。若苟識之。則致如經文所言之誤治邪。曰然則如黃芩湯。世醫所嘗知之方邪。曰然矣。夫若桂枝湯。葛根湯。麻黃湯。大小青龍。大小柴胡。大小陷胸。三承氣。白虎。四逆。真武。附子。十棗。五苓。猪苓。建中。理中。越婢。抵當。瓜蒂。白通。瀉心。黃連。及此湯之類。是皆古方。而世粗所知也。故本論中有單繻。桂枝證。柴胡證。及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之。言若悉出於仲景氏之意。則豈有單繻。謂醫與理中。謬之理哉。但若一二加減之諸方。及甘草乾薑芍藥甘草。乾薑附子等湯。枚舉藥名。以爲方名之類。則是皆出於仲景氏。臨時製作也。是所以有作甘草乾薑湯。作芍藥甘草湯之言也。

傷寒論經方卷九

四

傷寒論經方卷九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痺。此曰後發熱下利必自止則先厥時下利利者後發熱亦可得知矣傷寒邪氣壅遏正氣而先厥汗出而出故曰反發熱無汗而利必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此依前傷寒先厥章而論之也言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者熱氣上逆劇腠理為之疎開故也汗出者氣液虛耗而毒氣急迫於咽喉氣血凝結因咽中痛其喉為痺也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者雖發熱邪氣尚深進腸胃不和血液瘀滯為熱腐敗必便膿血也便膿血者毒

氣下泄因其喉不痺喉不痺者咽中亦不痛也可推知矣又按以上三章雖為臨病知其機變之候法然以理推之甚者也恐非仲景氏之舊論故今以傷寒一二日之章直接傷寒先厥章讀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此對前章諸四逆厥者不可下而言傷寒厥者應下遂及發汗之逆變深戒之互明治術之機要乃為後論厥熱諸證之地此言厥熱前後故曰一二

日至四五日。傷寒邪氣深劇。徑入裏而壅遏。陰陽氣爲之不順接。先陽氣格於內而厥者。後鬱熱極必發於表。若前發熱者。發熱之熱升散。而後寒邪進。復壅遏而必厥也。少陰厥陰之厥逆者。但厥而無發熱。是所以與傷寒厥自異也。蓋厥深劇者。鬱熱亦深。厥微淺者。鬱熱亦微也。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法當發汗。然見厥者。邪氣既深結於裏。所致。因雖發熱。應下之也。故於發汗曰反。若謬發汗者。徒津液亡。而胃熱逆上。必生口傷爛赤之變。夫諸病四逆厥者。是陰陽虛衰者。受寒邪。或舊寒痼

毒動於內。陰陽氣不相順接之所致。而但厥不熱實。因不可下。應溫散之。故禁下也。傷寒厥者。必發熱。厥深者。熱亦深。結實。故曰應下。而戒發汗也。蓋傷寒雖厥。必發熱者。其本出於太陽病故也。吳氏曰。經云。諸四逆者。不可下之。至此又云。應下。最宜詳審。先賢謂熱厥手足雖厥冷。而或有溫時。手足雖逆冷。而手足掌心必煖。戴院使又以指甲之煖冷。別熱寒二厥。臨病之工慎之。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喻昌曰。厥終不過五日。以

下三句即上句之注脚

此承前章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而更明傷寒厥熱相應者自愈之義也言先病厥五日為寒勝而後陽氣復發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而不厥者為陽全勝乃邪氣退陰陽自和而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厥熱相應故知自愈此亦以理推者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字彙云接相續也交也厥與痲同氣逆也字典云厥又作屨扁鵲傳暴屨注氣從下屨起上行外及心脇也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按厥論云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今此章曰凡厥者謂傷寒寒熱諸厥也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者言厥之所因也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言厥之外候也蓋傷寒厥者寒邪劇忽痰犯致厥而本以陽氣盛故必發熱因病人乍寒乍熱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也寒厥者以陽氣衰故陰氣凝生寒因病人自覺其冷但厥而無熱熱厥者以陰氣衰故陽氣鬱生內熱因病人自不覺其冷反苦五心煩熱要之皆因為邪壅氣血錯行

逆逼於心胸而竭於四末。故曰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也。凡人之四肢溫和為順，乃不溫，和為逆。今氣血厥逆，手足冷，故更釋之曰：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傷寒脈微而厥。寒毒壅遏，陽氣不能四達，故也。至七八日，膚冷。此自傷寒極深，至七八日，及膚冷者，也。其人躁無暫安時者，

此為藏厥，非蚘厥也。寒毒遂入藏中，乃正氣不勝之。唯鬱結於裏，因令躁無暫安時。

故此為藏厥也。蓋蚘厥亦甚，則至為膚冷，而大有疑

藏厥，因此章欲論蚘厥，而先舉藏厥之病狀，故曰：此

為藏厥，非蚘厥也。不爾，則蚘厥者，有蚘而胃中寒，則

曰：非蚘厥也者，屬突出。其人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

接，便厥，故曰：蚘厥。其人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

煩者。此與躁無暫安時相照。此為藏寒，蚘上入其膈。

故煩。內藤希哲云：玉函類編云：此為藏寒，蚘上入其膈。

藏者，不可拘泥也。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

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其人當吐蚘，以下言蚘厥

寒，藏中寒，因蚘不安於胃中，上入其膈，故膈氣錯亂

心悶而煩，須臾復下降，則煩止，得食則蚘聞食臭出

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丸主之。傷寒論析義云：此

故方名上更久利，方金翼為細注，按此後人以千

傍此丸治久利有驗，乃

烏梅三百，細辛兩，乾薑兩，黃連兩，黃連兩，黃連兩，黃連兩

十六兩之譌，是當歸兩，附子去皮，蜀椒出汗

桂枝去皮 人參六兩 黃蘗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九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九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玉函五斗作五升。按虵者生於水熱相蒸食穀難消化。因最宜禁生。冷滑物臭食等。故再言以切之焉。

此章詳言藏厥虵厥之證候。以辨其疑途。虵厥者。為烏梅丸之所主治也。藏厥不舉其治方者。此主論虵厥故也。蓋藏厥者。厥之極深劇者也。此猶屬厥深者。熱亦深。厥應下之治例歟。然恐是死證。千

金翼。非虵厥也。四字作死一字。亦非全無其謂矣。

傷寒。熱少微厥。玉函作厥微者是也。今從之。此指作一

稍頭寒。厥微止。指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厥微者。熱亦微者也。此指作一

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金鑑云。數日者。猶曰

於裏者。水液為熱。被升蒸。因當小便赤不利。而小欲

得食。其病為愈。初不欲食者。至此欲得食者。胃氣已

為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此言厥深

故更下。厥字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是厥深。胸脇鬱

熱亦深。而滿悶也。此不速除之。則邪熱日增。劇而犯

於腸胃。敗為厥。不行之血。液。數日後必便血。熱氣有餘也。

其治而變之意。然則其際應有治方也。而不言之者。此欲惟明厥熱之淺深劇易。乃如其治方。今照之于他。以知也。今私按。熱少厥微。指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是小柴胡湯之所宜。得湯則其熱必除矣。厥而嘔。胸脇煩滿。是大柴胡湯證。若不與大柴胡湯。則其後必便血矣。宜互考。隨證施治。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成本小作少。按膀胱者府。而關元者穴名。乃連言者。有疑矣。故正珍解之曰。關元上。當有當灸二字。後云。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又云。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又云。胞轉。小腹滿。關元主之。又云。奔豚。寒氣入小腹。

時欲嘔。關元主之。合而考之。脫簡無疑。此似是然。辨不可下。篇云。寒在關元。金匱婦人雜病篇云。或結熱中。痛在關元。據之。則正珍所說未允。當因意此謂冷結。淡在乎關元穴之腹裏。膀胱腎藏之元處也。故以併見。以知矣。

金鑑云。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是謂大腹不滿。而惟小腹滿。按之痛也。論中有小腹滿。按之痛。小便自利者。是血結膀胱證。小便不利者。是水結膀胱證。手足熱。小便赤澀者。是熱結膀胱證。此則手足冷。小便數而白。知是冷結膀胱證也。濟按此對前章。而論諸四逆厥者之一證也。言傷寒厥淡者。熱亦淡鬱結於胸脇。乃致胸脇煩滿。其熱犯腸

胃則必便血。今病者手足厥冷。少腹滿按之痛者。非傷寒厥。此寒冷痼毒結在膀胱關元。其毒動壅遏元陽也。即寒疝之類。治法宜溫散矣。曰不結胸者。非全斥結胸證。是欲明胸脇無熱結。惟冷結在少腹中之義也。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者。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千金翼後下有發字。

玉函便作清成本。必上有其後二字。

此接前傷寒熱少厥微章。而繫之日數。詳辨厥熱多少。明便膿血之所由也。寒邪徑進而壅遏陰陽。

氣為之不順接。陽鬱生熱。陰凝為寒。鬱極發於表。則熱寒進襲陽則厥。今先發熱者。陽熱勝寒邪也。發熱四日。則厥亦應四日。而反三日。復發熱四日。蓋厥少者寒退。熱多者陽氣進。遂全勝寒。故其病為當愈。若四日之熱。至七日不除者。熱氣過多也。雖發熱多病當愈。然熱氣過多者。反復損傷真陰。乃血液腐敗。而流滲於腸胃。其後必便膿血也。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

此對前章。而論其相反者也。傷寒先厥者。寒勝陽。

也。厥四日。則熱亦應四日。而反三日。復厥五日。蓋陽氣者。從內出於外。故不能達外為退。寒邪者。從外犯入於內。故行內為進。令寒厥多。發熱少。是寒邪行內而陽氣退。故為進也。寒多以下。上文之注脚。又按二章。亦屬以理推者。而寒熱勝復進退之機。則固然矣。乃備一候法可。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汪琥曰。可灸太衝穴。以太衝二寸。或一吋半陷中。死。之所注。穴在足大指下後二寸。

此承前章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而論之也。言雖脈微。手足厥冷。未至膚

冷。煩躁者。是猶鬱氣將發於外之兆也。乃宜灸厥

陰。溫散寒毒而復陽。灸之厥還而發熱者。有生理

若厥不還者。寒邪益進而犯藏中。正不勝而死矣。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此就前煩躁。言

者。鬱熱將表發。而與邪氣相拒。爭之所致。故得治法之宜。則猶可生。不煩而躁者。寒邪進。正氣不堪之所致。故死。況躁不得臥者乎。所以斷曰死也。

此承前章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而論

之也。言發熱下利當止。而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

是雖發熱。寒毒盛於裏。而正不堪邪也。故死矣。所

謂表熱裏寒之劇者也。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見云下利至甚厥不止則不發熱前

既有利厥證也。可知矣。玉函此章無。

此章更論厥利必死之一證也。言傷寒發熱則鬱陽既達於外。乃寒邪退。厥利當自止。而反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是寒盛而胃氣虛脫也。雖發熱。非陽氣回復之發熱。故亦主死也。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

不利。間恐脫下字。玉函。有陰無陽故也。無陽謂胃氣作下。便利。忽發熱而利。有陰無陽故也。虛脫而無衛陽也。方有執曰。發熱而利。裏陰內盛也。故曰有陰。汗出不止。表陽外絕也。故曰無陽。

此承前傷寒六七日。脈微章。而論之也。蓋六七日

邪氣入裏之時。脈微手足厥冷。煩躁者。陽氣為邪壅鬱生熱。熱氣將表發。而難發也。因灸厥陰。厥還發熱者。猶有生理矣。今六七日。不下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寒毒盛於裏。胃氣脫。鬱熱暴發。腠理疎開。而外失衛護也。其死必矣。故曰有陰無陽故也。又按傷寒發熱者。鬱陽敗邪圍。而外發。乃正勝邪也。是此為吉兆。然亦發熱而至死者。有三證。一在躁不得臥。一在厥不止。一在汗出不止。此即胃氣為寒邪虛脫。暴熱來出。而復去之熱也。故三章並論。以明其義焉。豈可不審辨乎。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春暉曰。邪雖塞而陽微。故腹不鞅滿。血虛。故脈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下之死。玉函。此下。有為字。

此承前章厥應下。而明傷寒厥不可下之一異證也。論曰。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鞅者。大陷胸湯主之。此五六日。而不結胸。雖虛者。雖邪熱深。此其人本亡血。因不結實於內。故不可下。若誤下之。則腹氣脫而死。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為難治。發上。玉函。有傷寒二字。是原本無脫落也。惟忠曰。前條曰。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

人汗出不止者死。此言雖其不汗出者亦難治也。甲也。

張思聰曰。上文五節言熱言厥言下利。或病六七日。或病五六日。此節乃通承上文死證之意。而言

發熱而厥。至七日。而猶然下利者。病雖未死。亦為

難治。上文言死證之已見。此言未死之先機。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促一作縱。按玉函。逆下。有者字。是脈經灸之下。

有下為可灸少陰厥陰。主四逆十字。此復承前傷寒六七日。脈微章。而論之也。蓋脈微

手足厥冷。而煩躁者。鬱氣將表發之候。論曰。脈促者。表未解也。今脈促。手足厥逆者。表邪未解。鬱氣

將發之診。故互明脈證。以示俱施灸。可溫散寒毒。
使鬱陽表達也。喻昌曰。傷寒脈促。則陽氣踟躕。可
知。更加手足厥逆。其陽必為陰所格拒。而不能返。
故宜灸以通其陽也。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玉函熱下。有也字是。白虎湯主之。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甘草二兩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承前章。而更論傷寒脈滑而厥者之治方也。蓋
寒邪入裏。而壅遏。陽氣鬱生熱。熱氣欲發。而以邪

壅甚。故不能發。因但脈滑而厥。乃無餘證之可見。
故推之其脈法。斷曰裏有熱。以確實為白虎湯之
所主治也。此與傷寒脈浮滑。此以表有熱裏有熱。
文義同。又按傷寒厥者應下。然若煩躁。若脈促。若
脈滑者。雖厥。深熱亦深。未結實於胃家。有猶欲表
發之機。是故或灸之。以溫散表寒。或與白虎湯。以
解散裏熱。則邪熱表達而愈。此又對前章傷寒脈
微而厥。而被論至七八日。寒毒既入藏中。厥亦極
深者也。宜併考以知寒熱虛實矣。金鑑云。傷寒脈
微細。身無熱。小便清白。而厥者。是寒虛厥也。當溫

之脈乍緊身無熱胸滿煩而厥者是寒實厥也當吐之脈實大小便閉腹滿鞭痛而厥者熱實厥也當下之今脈滑而厥滑為陽脈裏熱可知是熱厥也然內無腹滿痛不大便之證是雖有熱而裏未實不可下而可清故以白虎湯主之活人書云熱厥者初中病必身熱頭痛外別有陽證至二三日乃至四五日方發厥其熱厥者厥至半日卻身熱蓋熱氣濇則方能發厥須在二三日後也若微厥即發熱者熱微故也其脈雖沉伏按之而滑為裏有熱其人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

眠大便秘小便赤外證多昏憤者知其熱厥白虎湯又有下證悉具而見四逆者是失下後血氣不通四肢便厥醫人不識卻疑是陰厥復進熱藥禍如反掌大抵熱厥須脈沉伏而滑頭上有汗其手雖冷時復指爪溫須用承氣湯下之不可拘忌也二說能辨寒熱厥證治者也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

恐手足上脫病人二字即與後章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

文例同又不見他單曰者則其脫明矣春暉曰血液舊虛故雖微邪亦能阻隔表裏當歸四逆

湯主之方

當歸

三兩桂枝

三兩芍藥

三兩細辛

三兩甘草

二兩

通草二兩 大棗二十五枚 此是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惟忠曰此蓋寒厥之輕者也候之微冷而其人自覺其寒此謂之厥寒也與夫候之厥冷而其人不必自覺者自有間也且不下利但其脈細欲絕則與夫下利厥逆脈微欲絕者大有間也於是今作之劑也桂枝湯而去生薑加當歸細辛通草者而有四逆散之類也湯而視之哉亦猶熱厥之輕者而有四逆散之類也若其人內有久寒者此言上文之脈證而若其人內有久寒者謂寒水瘀濁之久不去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當歸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通草二兩 桂枝三兩

細辛三兩 生薑半斤 茱萸二升 大棗二十五枚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溫分

五服一方水酒各四升按玉函作右九味以水五升清酒四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溫分二字轉倒錢潢曰以清酒扶助其陽氣流通其血脈也

此承前病者手足厥冷章且對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而諭其人本下虛水氣難分利因血液虛耗而不榮外乃雖微觸外寒忽陰陽氣不相順接便致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及若水液凝結內有久寒者之治方也此脈證大似通脈四逆湯證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然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是陽虛甚寒毒盛於裏之所致故專溫散裏寒而復其

陽。此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是血液虛耗。乃為外寒凝結。邪氣尚在於外。而病人自覺其寒冷者也。故主當歸四逆湯。以專散外邪。解血液凝結。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其毒為外邪。被觸動。衝逆胸脇下。而致滿悶欲嘔等證。因加吳茱萸生薑。以兼降散久寒逆氣矣。又宜併考吳茱萸湯。及溫經湯證。以知其意。夫冷結在膀胱關元者。其毒動。則必衝逆胸脇下。亦正同。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此章恐脫傷寒冒首也。不爾則曰。大汗出。熱不去者。突出。義竟不可解矣。內拘急。謂腹裏拘急。極深也。四肢疼。亦拘急而疼也。脈經疼。作痛。又

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方

甘草二兩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若強人可用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此亦對傷寒脈滑章。而論之以辨寒熱疑途也。蓋脈滑者。雖厥裏有熱。白虎湯。此傷寒邪氣深鬱熱暴發。皮腠開。大汗出。而熱不去。乃致內拘急。四肢疼之變。是真武湯證。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之類。今又寒毒內陷。而下利。故加又字。以別之矣。大汗出。而又下利。表裏俱虛。而寒毒王。乃

傷寒論經解卷九
裏氣不達於外。故厥逆而惡寒。此前所謂手足厥寒之甚也。因為四逆湯之所主治也。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王函汗下有出字是。大汗下折略厥冷二字成無己

曰。大汗。大下利。內外雖殊。其亡津液。損陽氣。則一也。四逆湯主之。

此即前章而申明大汗出亡陽甚寒邪進厥冷者。若寒邪徑入裏胃氣潰敗大下利而厥冷者。汗下雖殊亡陽寒王而在乎裏則一也。故並四逆湯主之也。玉函此下有二章云。表熱裏寒者脈雖沉而遲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裏寒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熱也。表寒裏熱者脈必滑身厥舌乾

也。所以少陰惡寒而蹇此表寒也。時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裏熱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上文云邪結在胸中而更曰病在胸中者示雖心中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腹中無病惟在胸中以確實當須吐也。雖病在胸中者於吐法有所宜斟酌故曰當須吐之。宜瓜蒂散方。

瓜蒂 赤小豆

右二味各等分。異擣篩合內臼中更治之。別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一錢匕。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

不可與瓜蒂散。

此對前章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而論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之治方也。成無己曰。手足厥冷。邪氣內陷也。脈緊牢者為實。邪氣入府則脈沉。今脈乍緊。知邪結在胸中為實。故心下滿而煩。胃中無邪。則喜饑。以病在胸中。雖饑而不能食。與瓜蒂散。以吐胸中之邪。正珍曰。係邪氣實于上焦。陽氣為是所閉塞。而不能通達四末之證。非清穀下利脈微欲絕之寒厥也。故吐以瓜蒂散。以達其鬱閉也。

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

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字彙云。漬。浸也。玉函。悸下。有者字。服作與。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玉函。三兩。甘草一兩。炙。生薑三兩。切。桂枝二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此依前章病人手足厥冷。心下滿而煩。辨傷寒邪氣壅遏。裏氣不通便厥。而心下有水悸者之治法。先後也。錢潢曰。金匱云。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太陽篇。有飲水多者。心下必悸。此二語。雖皆仲景本文。然此條。並不言飲水。蓋以傷寒見厥。則陰寒在裏。裏寒則胃氣不行。水液不布。必停蓄于心下。阻絕

氣道所以築築然而悸動。故宜先治其水。當服茯苓甘草湯。以滲利之。然後卻與治厥之藥。不爾則水液既不流行。必漸漬入胃。寒厥之邪在裏。胃陽不守。必下走而作利也。正珍曰。素問標本病傳論云。小大不利治其標。今此條先行其水。而後治厥。蓋取諸標者也。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按決死生論篇論脈三部九候。頭脈為上部。手脈為中部。足脈為下部。今此章曰寸脈者。中部。手寸口脈。乃兼關尺而言也。所謂下部脈者。即足脈也。但寸脈見沉遲而下部脈不至者。下虛甚而毒氣逆。壅著乎上。故也。喉咽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王

因喉咽作麻黃升麻湯主之。方

麻黃二兩半升麻一分當歸一分玉函作升

知母十八銖黃芩十八銖萎蕤十八銖芍藥六銖

天門冬六銖去心注云。千金翼作麥門冬。桂枝六銖

茯苓六銖甘草六銖石膏綿裹白木六銖乾薑六銖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

盡。此言促令汗出愈。玉函相去以下。作下一飯間。當出服。盡也。汗出愈。汗愈七字。千金翼作相去一炊

間。當汗出愈。外臺引小品。載本方。當後云。此張仲景傷寒論方。此章言傷寒六七日。邪熱實於裏。乃下之。其證既

除。但以大下之。故氣液暴虛。餘邪逆著於咽喉。血液凝結。因致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喉咽不利。唾膿血。下後續泄利不止之變。此邪氣雖減。精氣甚虛。故為難治也。猶主麻黃升麻湯。以解鬱熱。潤血燥。和氣液。則汗出。餘邪散而愈矣。又按此疑非仲景氏之舊論。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趣少腹者。轉氣者。謂腸間水穀

鬱氣。運轉也。字彙云。說文。趣。疾也。又指意也。又趣向也。此欲自利也。方有執曰。腹中痛。轉

氣下。趣少腹者。裏虛不能守。而寒邪下迫也。

此承前章水漬入胃。必作利。而更言欲自利之先

機也。傷寒四五日。邪氣將犯裏之時。腹中痛。若轉

氣下趣少腹者。腸間水穀渣滓。為外寒觸動。欲自

利之候也。魏荔彤曰。此重在預防下利。而非辨寒

熱也。玩若字欲字可見。其辨寒熱者。自有別法。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寒下。對熱利而言。金鑑云。經曰。格則

吐逆。格者。吐逆之病名也。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芩黃

連人參湯主之。方

乾薑 黃芩 黃連 人參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惟忠曰。按甘草

瀉心湯曰。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與此略同。惟彼則乾嘔心煩。此則食入口即吐。見其

勢更甚此之為異已於是乎去其甘草半夏大棗增黃連二兩名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救其吐下且其煎煮之法亦不同也。可以參考矣。

此章言傷寒邪氣犯裏水穀被觸動而本自寒下。是當溫散而醫復妄吐下之。因裏寒拒格於心下。而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者。是心胸痞塞甚。而熱氣鬱結也。故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以急逐裏寒。解痞熱通氣液矣。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今自愈。全書今作令是。玉函無今字。

金鑑云。下利有大熱而渴。脈強者。乃邪熱俱盛也。今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是邪熱衰也。邪熱既

衰。故可令自愈也。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今自愈。設復緊。為未解。一云。設脈

浮復緊。全書今作令。玉函作者。

前章及此章論熱利之輕者也。下利渴者。下利脈數者。俱屬裏熱。然外有微熱。脈弱者。又汗出者。是邪氣衰。正氣復之候。故並曰。今自愈。設復緊。邪氣深劇。故為未解。二章疑王叔和之補語。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玉函若作而字。

惟忠曰。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蓋四逆湯證也。既

而與之翼之以灸而手足不溫脈不還不唯不見其効加以微喘故曰反既加以微喘之益危未如之何已故曰死。

少陰負跌陽者為順也。

陽明篇云互相剋賊名為負也。

此即前章下利而言下利少陰脈負跌陽脈者為順也。成無己曰少陰腎水跌陽脾土下利為腎邪于脾水不勝土則為微邪故為順也。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

按清膿血之清與清

血之清同清與圓通之義乃便膿血之謂也此與清便清穀之清自異矣。

此承前章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今自愈設復緊

為未解而明下利熱氣有餘之脈證也。成無己曰下利者脈當沉而遲反浮數者裏有熱也。濇為無血尺中自濇者腸胃血散也。隨利下必便膿血。清與圓通脈經曰清者廁也。此說是。又按右二章蓋叔和之補敘。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玉函表上有其字。

此承前下利手足厥冷章而明裏寒下利有表證者之治例也。蓋所以下利清穀不可攻表當救其裏者夫水穀者精氣之原神之所成也。靈樞平人絕穀篇云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又天年篇云失神

者死。得神者生。今下利清穀者。雖飲食入口。化輸之不暇。飲食不化。則精氣不生。精氣不生。則百骸失溫養。百骸失溫養。則形氣衰竭。神滅而死焉。其急莫甚之矣。因雖有表證。當救其裏。為急務也。標本病傳論云。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此之謂也。正珍曰。下利清穀。裏寒為甚。可與四逆湯溫之。雖有表證。不可發汗。汗出則表裏俱虛。而中氣不能宣通。故令人脹滿。亦四逆湯證也。宜與後下利腹脹滿條參考。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為未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王函無也字。成無己曰。沉為在裏。弦為拘急。裏氣不足。是主下

重。大則病進。此利未止。脈微弱數者。邪氣微。而陽氣復。為欲自止。雖發熱。止由陽勝。非大逆也。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傷寒論輯義引傷寒緒論云。大抵陽邪在表之佛鬱。必面合赤色。而手足自溫。若陰證虛陽上泛。而戴陽面雖赤。足脛必冷。不可但見面赤便以為熱也。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汪琥曰。病人必微厥者。此指未汗出鬱冒之時而言。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此就前章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而更

論下利清穀。鬱冒汗出而解者也。下利脈沉而遲。裏寒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虛陽格於外。鬱生熱。熱氣上衝熏其面也。是通脈四逆湯所謂其人面色赤之微者也。下利清穀。腸胃為寒。失運養之職。乃雖飲食入口。化之不暇。直下泄魄門也。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下利清穀者。虛陽益逆。而鬱冒鬱極表發。汗出而解。病人下虛裏寒。必微厥也。面戴陽。謂面赤鬱冒。下虛。謂下利清穀微厥。此明其所由也。今下利清穀。必鬱冒汗出而解者。蓋以厥熱俱微。脈

亦不至微欲絕。但上盛下虛。正能勝邪故也。然而此非不須藥解。故不曰自解。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全書令作令。

此承下利脈數有微熱。及下利寸脈反浮數二章。而論之。更明清膿血之所因也。言下利脈數而渴者。陽熱勝陰寒。故令自愈。設不差。熱氣有餘。遂腐敗血液。乃隨下利。必清膿血也。又按以上三章。疑非仲景氏之舊論。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晡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

還者死。

玉函不還下有
不溫二字是

此承前下利手足厥冷無脈章而舉下利止後脈絕手足厥冷者以辨死生也。成無己曰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者無陽也。晬時周時也。周時厥愈脈出為陽氣復則生。若手足不溫脈不還者為陽氣絕則死。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千金翼
無此章

此承前章而論之。玉機真藏論曰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皆難治。今傷寒下利日十餘行正氣虛也。其脈當虛弱而反實者邪氣盛實也。此乃正虛邪

實故亦為死兆矣。難經云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為死病此之謂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

傷寒論輯義云吳
人駒曰有協熱下

利者亦完穀不化乃邪熱不殺穀其別在脈
之陰陽虛實之不同今驗之小兒此最多通脈四

逆湯主之方。

甘草

二兩

附子

大者一枚生
去皮破八片

乾薑

三兩強人
可四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

脈即出者愈。

此承前章所謂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而更論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乃出治

攻表宜桂枝湯

桂枝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須臾飲熱稀粥一升以助藥力

此亦承前不可攻表而論宜先溫裏乃攻表者也。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是寒邪在表裏而內外隔絕氣不宣通也。因先溫散其裏寒裏寒去乃攻其表邪表邪解則內外氣通表裏諧和而愈。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今身體疼痛而與桂枝

湯者何蓋裏寒甚而下利腹脹滿或吐利或下利清穀者雖其證除而調和不宣發汗若大汗出亡陽則更生新病必至不救矣。乃若斯當消息和解其外故也。霍亂篇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即是也。又按此章所論與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類而彼因誤下表邪及裏胃氣暴虛甚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此外寒深犯及裏其人胃氣本虛弱而不得宣通因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蓋清穀脹滿大異然於裏寒則一也。故治例歸一矣。古

人活用之妙可見焉。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此裏液燥熱氣伏而不顯於表乃以欲飲水推

知之故曰有熱也。正珍曰飲水二字指渴而言水字

泛言飲物訓為冷水非也。按下列飲水多是內有熱

邪所致間亦有津液內竭而然者或大汗後或大下

若大吐後或痘瘡灌膿後往往有之。概為熱邪所致

非也。又因所飲之冷熱。辨其虛實亦非也。白頭翁湯主之。千金翼無此章。

錢潢曰此又申上文熱利之見證以證其為果有

熱者必若此治法也。夫渴與不渴乃有熱無熱之

大分別也。裏無熱邪口必不渴。設或口乾乃下焦

無火氣液不得蒸騰致口無津液耳。然雖渴亦不

能多飲。若胃果熱燥自當渴欲飲水。此必然之理

也。寧有裏無熱邪而能飲水者乎。仲景恐人之不

能辨也。故又設此條以曉之曰。下利渴欲飲水者

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羅天益曰少陰自利

而渴乃下焦虛寒。而用四逆者恐不可以渴不渴

分熱寒也。正當以小便黃白別之耳。

下利讞語者有燥屎也。汪琥曰要之此證須以手按臍腹當必堅痛方為有燥屎

徵之宜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枳實三枚厚朴二兩去皮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二服初一

服讞語止若更衣者停後服不爾盡服之

按金鑑云。其下利之物。必稠粘臭穢。知熱與宿糞相蒸而為之也。此可決其有燥屎也。於此推之。可知燥屎不在大便鞭與不鞭。而在裏之急與不急。便之臭與不臭也。是也。蓋前章言下利宿糞。瘀水而熱氣不去。裏液虛耗。而不至胃實。故以欲飲水為有熱之徵。此章所云。乃邪熱深。蒸水穀宿糞。但下利。瘀水。而宿糞不下。遂乾涸成燥屎。熱氣結實。穢氣上騰。而胃氣不和。因發譫語。故就譫語。今知有燥屎。以為小承氣湯之所宜矣。論曰。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今下利

譫語。有燥屎者。而與小承氣湯何。蓋燥屎者。宿糞之乾涸者。乃下利有燥屎者。必在於腸間也。故不欲大下。仍用小承氣湯。胃氣和。則譫語止。更衣。則燥屎除。故方後曰。初一服。譫語止。若更衣者。停後服。夫宿食者。食物不化。停滯於胃中者也。故以不欲食為之證候。此既失傳送之機。因不速下之。則後食不入。其變有至死。故曰。當下之宜。大承氣湯。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方有執曰。更煩。本有煩。不

為利除而甚也。宜梔子豉湯方

肥梔子十四箇 香豉四合 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枳子。取二升半。內鼓更煮。取一升半。去滓。分再服。一服得吐。止後服。

此承前章下利有燥屎。而論之也。蓋下利止後。更煩者。似有宿滯之當去。而按之心下濡者。是因下利。痰毒除。但裏虛餘邪逆窒胸中之所致。故為虛煩也。宜枳子鼓湯。以微吐矣。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此為後章論諸嘔。先舉有癰膿。而嘔之一異證。以示不可治嘔。俟膿盡。乃自愈之義也。正珍曰。明萬表。萬氏家抄云。試肺癰法。凡人胸中隱隱疼。咳嗽

有臭痰。吐在水內。沉者是癰證。浮者是痰。醫學入門云。肺癰。咳唾膿血腥臭。置之水中。則沉。此試肺癰之法。亦不可不知矣。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

主之。復重復加重
於嘔之謂

按嘔而脈弱者。胃氣虛弱。而裏寒逆也。裏液為熱。枯涸者。則以小便利。為猶可治之候。今裏寒逆嘔者。小便應不利。而復利者。下虛甚。而膀胱不約也。故以小便利。反為惡證。身有微熱。見厥者。是為裏寒。陰陽氣不相順接。乃陽氣格於外。生熱。陰氣凝

於內便厥。寒毒益盛。精氣益衰。之所致。故為難治。急溫散寒。毒則猶可治。四逆湯主之。少陰篇云。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正與此同意。宜併考。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張錫駒曰。成氏云。嘔者有聲者。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者。而無乾吐。今乾嘔吐涎沫。者。涎沫隨嘔而吐出也。吳茱萸湯主之。方

吳茱萸洗七遍 人參三兩 大棗十二枚 生薑六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按頭痛發熱。汗出惡風。乾嘔者。邪氣在表。桂枝湯之所主也。今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寒飲濁氣衝逆

心胸劇故也。此與十棗湯證之頭痛相類。因吳茱萸湯主之。以降散寒飲逆氣矣。張璐玉曰。凡用吳茱萸湯。有三證。一為陽明。食穀欲嘔。一為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此則乾嘔吐涎沫。頭痛。經絡證候。各殊。而治則一者。總之下焦濁陰之氣。上乘於胸中。清陽之界。真氣反鬱在下。不得安其本位。有時欲上不能。但衝動濁氣。所以乾嘔吐涎沫也。正珍曰。此證也。今世所謂痰厥頭痛者。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方

柴胡八兩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生薑三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更煎取三升。

溫服一升。日三服。玉函此章在嘔而脈弱章上是

此對嘔而脈弱章。而論熱嘔。交明其治也。此即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之意。今以論嘔。故省略而再舉之。定為小柴胡湯之所主治也。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玉函極汗下有出字。其人上有以字。並是錢潢曰。傷寒而大吐大下。則胃中陽氣極虛矣。復

極汗出者。非又汗之。而極出也。因大吐大下之後。真陽已虛。衛外之陽。不能固密。所以復極汗出。乃陽虛而汗出也。愚醫尚未達其義。以其人外氣怫鬱。本是虛陽外越。疑是表邪未解。復與之煖水。以發其汗。因而得噦。噦者。呃逆也。其所以噦者。蓋因吐下後。陽氣極虛。胃中寒冷。不能運行其水耳。水壅胃中。中氣遏絕。氣逆而作呃逆也。傷寒宗印云。此章與辨脈篇之醫不知而反飲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餒。大意相同。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千金

翼滿下有者字。即作則。玉函視作問。並是成無己曰。噦而腹滿。氣上而不下也。視其前後部。有不_利者。即_利之。以降其氣。前部_利也。後部大便也。

按論中不舉治噦之方。此章亦但曰問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者。蓋傷寒噦者。從得諸逆治。或熱實久失下。或小便不利。乃胃氣逆得之矣。是故噦而腹滿者。不拘噦。問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腹滿除。逆氣下降。噦隨止。活人書云。前部宜猪苓湯。後部宜調胃承氣湯。

傷寒論經方卷第六 畢

